

惠山古镇

□汪骁远

我寻访了坐落于惠山脚下的惠山古镇，那里风景极是秀美。苏轼诗言：“踏遍江南南岸山，逢山未免更留连。独携天上小团月，来试人间第二泉。”当年阿炳就是在这惠山脚下，坐在二泉边上，与月对影三人，谱下传世名曲《二泉映月》。

进门看到的第一景，竟是一个全身涂着铜色颜料的人（也可能就是露出来的头脸和手臂），戴一副小圆黑墨镜，穿长褂，手里操着二胡，跟着音韵身体有节奏地律动着，优美如水的音乐从他琴弦上流淌而出。他面前有一张个人介绍，上面写他正以这样一种行为艺术的形式来缅怀阿炳先生，旁边一个塑料小箱子上贴着一对二维码和歌单。

游人如织，他旁边始终有一大批人在围观，偶尔有人投进去一点小钱，点一首歌。我们看不出他那对黑色镜片背后的眼睛是什么样，只能听到他哀婉的乐声、看到他微抿的嘴角，眼前似乎真的有那个身世凄凉的身影……我并不喜欢这种行径——在古镇里模仿故去的名人赚钱，但不得不说他的二胡拉得真好。

在不断的犹豫、矛盾、朋友的催促声中，我还是给他扫了五块钱过去。

惠山古镇里还藏着一个禅宗道场惠山寺，是江南名胜古刹之一。历史上香火旺盛、高僧众多，盛极一时。惠山因佛而繁荣，古往今来，多少骚人墨客以至帝王将相，在经过京杭大运河时，都要在惠山寺逗留。康熙下江南时，至惠山寺，在漪澜堂品泉，以后又六次来访。

乾隆也是七次到惠山，在秦园和竹炉山房驻跸，写了不少诗词，题了不少匾联。乾隆认为惠山“幽雅闲静”，特为惠山寺题一匾“法乳流慈”，且留下一联，“九龙云连吉光开佛相，二泉玉泻禅味得真如”，

那拉提草原

□刘白

那绿油油的青草
不是用来喂羊的
而是用来诱惑眼睛的

那黏稠的酥油茶
不是用来解渴的
而是用来滋润歌喉的

赶春

□徐玉娟

我的母亲，把五只鸭子赶向河流
把十只芦花鸡放回竹林
把一只黑山羊牵到栎树下
我的母亲，刚刚从一场疾病里脱身
就忙着去侍弄那些绿油油的麦苗

走马天下

至今犹存。

穿过惠山古镇里面层层的小吃和茶楼，循着香火气走到惠山寺，山门里不乏善男信女，但更多的是游人和观光客。

我在隐约唱经声里，沿几座大殿转了许久，看见百年的老银杏在簌簌地落叶，地上的青砖缝里都是深橘色发烂的果实，巨大的漆金佛像垂眸含笑，手拈兰花，端坐在神龛之中。很多间佛殿都在翻修，无法进入，但这热闹市集一隅，却蕴藏着与世隔绝的静谧与安宁。

无锡还有个南禅寺，不知为什么也想去看一看。然而等我赶到时，寺门已经关闭，只能闻见隔壁浓重的香烟气息。寺旁有一个全家便利店，我走进去热了热中午打包的蟹粉豆腐，就着店里的饭团一点点吃完。

店家边照看生意，边教小孩写作业，那女孩坐在我旁边，被反义疑问句搞得晕头转向，她的妈妈尽管很有耐心，但一次次重复讲解，语气里也越来越充满暴躁和火气。这种情形倒是和我们那里一样，遇到学习的事，就是住在寺庙旁边，也不能幸免、无法淡定。

外面车水马龙，城市在落日余晖和夜幕之间慢慢转换。朋友已经回家了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我想自己没有一个绝对的住所、没有一处可停泊的港湾，一点异样的孤独感侵袭上心头，而我寻访的阿炳、曾与我先后同游此地的苏轼与康乾，也都是烟消云散了的人。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，夹杂着思乡和些许漂泊之感，难以用言语形容。

忽然有一点能明白古代诗人和游子写诗时的那种心情了。这是读多少书、看多少诗歌也都难以真切明白的，唯有自己也深入进去，身受才能感同。

紫琅诗会

那火烈烈的酒
不是用来放倒醉汉的
而是用来旋转舞步的

那广袤的大草原
不是用来追逐你我的
而是用来安放灵魂的

和水汪汪的蚕豆苗
相比于我这个女儿
那些绿色的小生命
似乎更懂母亲的心
风一吹，它们齐刷刷地
向母亲围拢过来
比年幼时的我
乖巧十倍



早春 李斌

精短小说

眼镜

□黄红卫

圣诞前夕，服装厂忙至白热化程度，为鼓舞士气，晨会由每周三次改为一日一次。

这天，时钟指针才指向七点三十，各路人物已齐聚大厅、列好方阵。大厅设在生产大楼一楼，左侧大小会议室，右侧各部门办公室，包括总经理室。

左等右等，主持会议的江经理仿佛人间蒸发。江经理名江字燕，原一车间主任，工作能力一般，却是能歌善舞。加之肤色白皙、体态丰腴、笑容妩媚，女人味十足。

应该在呀，昨晚她值班。眼看八点，大家忍不住七嘴八舌，散吧，不如去车间帮忙干活，晚上还要出货。一阵骚动，方阵才散了。

“等等，江经理临时有事，我简单说几句。”眼镜疾步而来。身为总经理，眼镜身体力行，二十四小时驻守工厂。前几天，夫人来访，眼镜乐呵呵的，亲自去厂门口迎接。没带去一楼，直接上了二楼车间，来得及时，正缺人手呢！

作为服装厂心脏的一楼，看起来各室为营，实质暗门相连。是墙，就没有不透风的，上次大扫除，清洁工意外发现总经理办公桌后面的墙体异常。服装厂大小办公室数十个，就数眼镜办公室简陋，四壁空荡，只有两帧装裱过的草书——“烦恼本无根”“一笑自然无”。清洁工见四下无人，一时兴起，伸头缩脑探究竟，怎料眼镜临时打转。要不看在自家弟妹的份上，眼镜会立马通知财务结账走人。为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眼镜当即决定特制个装饰柜，这不是笑一笑的问题，越笑麻烦越大。

“鼓足干劲，力争高产，多快好省出货，迎接新年！”眼镜觉得该说的都说了。

三车间主任范晓丽挺挺胸脯，做了个深呼吸。

去年，前任生产部经理病退，按正常套路，该范晓丽接替，范晓丽年年标兵、年年模范，她自己也做好了接受聘书的准备。

眼镜转身去楼上。除了年头誓师、年尾总结，一般来说他不主持会议。刚上任那会儿，都是提前打稿，改了再念，念了又改，回头想想觉得可笑，怕啥怕？白的能说成黑的、飞的能说成爬的，只要不拖欠、不克扣工资，没人讲究他履历表上的学历，更没人吃饱撑地去调查他的前世今生。

眼镜老家地处偏僻，兄弟姐妹一桌子，别说接受良好教育，温饱都成问题。亲戚看在他机灵份上，帮他在马戏团找了个差事。“那时真快乐啊！”睡不着觉的夜里，眼镜一次又一次回忆，回忆一次、

感叹一次。

20世纪90年代，眼镜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，奔赴沿海。仗着马戏团练就的几路拳脚，被外企警卫队录用，负责门岗，该企业待遇优渥、管理苛刻、手段强硬。

熬过半年试用期，终于等来正式签约的日子。那天，眼镜过节样的换上崭新的工作服，神清气爽，提前到岗。正值上班高峰，进出车辆一刻不得消停。忽然，一男子像地下冒出来似的，趁伸缩门开合之机，旋风样卷入。“站住！”眼镜大吼一声，抄起警棍撒腿就追。其他警卫见势不妙，也是奋起直追。男子左冲右突，着魔般地直扑董事长办公室。未等董事长回神，眼前刀光一闪，说时迟、那时快，眼镜箭一般扑过去。

范晓丽紧走几步，绕到准备上楼的眼镜跟前，似笑非笑，表情怪异。自江燕出任生产部经理，范晓丽仿佛换了个人。

眼镜脸不改色，他晓得刚才敲门的人是范晓丽，更晓得范晓丽并不清楚总经理办公室另有密室。

“江经理，值班辛苦呀，一不小心就会睡过头的。”三车间门口，范晓丽迎头撞上江燕。江燕一时语塞，眼神飘忽。这对曾经无话不说的姐妹，正渐行渐远。三朝元老都晓得，当年，她们可是勾肩搭背一块从乡下上来的呀！

回头说眼镜。当年，多亏他奋力一扑，董事长安然无事，眼镜自己也命大，只伤眉骨未及神经。董事长呈上昂贵眼镜的同时，推心置腹、促膝长谈。

眼镜一再推托：“无学无术，承担不了服装厂总经理之职。只想有个饭碗，找个老婆成个家。”董事长表示：“放一百个心，会安排时间让你系统学习、培训，鸡毛一旦飞上天，女人排队等你挑，不过，小心哟，女人是祸水！”董事长事业庞大，涉及多个领域，在他眼里，服装是最廉价的游戏。虽然破了相，眼镜却并不恨那男子，只是为之可惜，不就被开除了，犯得着行凶报复？就算女朋友为此吹灯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呀！

最高兴的莫过于眼镜老家的兄弟姐妹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呐！

缘分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鸡毛尚在原地打旋，遇到了现在的夫人，练车，拜的同一个师傅。夫人本地人，家底实，抢着掏钱请师傅吃饭。眼镜觉得到了而立之年，夫人觉得过了三十就算剩女，加上会看相的师傅称夫人有旺夫相。

旺夫不旺夫不晓得，有房有车、有野生鱼虾，当然，还有失眠。心理医生主张有事没事乐一乐。眼镜认为关键得稳定人力资源，员工别像走马灯。看来，还得挖几个秦头样的小子过来！